

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岁月，即便是农村种地为生的人，要想吃饱自己的肚子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家通常早餐芝麻什就咸菜，中午干饅配炒菜，晚饭煮洋芋和糖萝卜，而且杂粮多，细粮少，所谓炒菜也是象征性的，且多为土豆白菜，量少还少。就盼着家里来客，这样才能改善一下生活。

那时谁家日子过得都很艰苦，但我们这些孩子总会想一些办法，弥补一下肚子的亏空，虽说填不满胃，但也不让嘴闲着，挖空心思在一个“吃”字上下功夫。于是把目光盯在田边地头，屋后的山梁，甚至一棵棵生长的树上。田边地头长满了杂草，有牛羊喜欢的，也有我们钟爱的，季节不同，种类也就不一样。比如野薄荷、蒜苗子，刚出土的苜蓿芽，那可是当年农村人人情不自禁的意外收获，拌凉菜，做盒子、包饺子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山上有什么，春天老鸦蒜，夏天老鼠瓜，如果走远一点，还有沙葱、红葱和地皮，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的，却让我们贫困的生活有了一点鲜美的滋味。而榆树和沙枣树，一个生长榆钱子，一个结满黑色的果实，不要说过去那种年份，就是当今，这个无所不有的崭新时代，人们依旧把它们当成求之不得的稀罕物，除了口感好、富含营养，还有一些珍贵的药用价值。

在我们芦草沟那里，一律把苦苦菜叫作“黄花杆”，顾名思义开黄花，带杆子。黄花杆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有宿根。渠边、地头和草滩上都随处可见，叶子扁长，有锯齿，中间一道白痕，将绿叶一分为二，先开花，后长茎，花属菊科，黄灿灿，鲜艳艳，置身绿草丛中，远远望去一片金黄，宛如向日葵的袖珍版，极其诱人。茎秆一拃来长，其色有深有浅，味道有苦有甜。我就发现，生长在水渠边，或者草滩坑洼处的黄花杆大多味道甘甜，而干旱之地的黄花杆，味就发苦。辨别是有方法的，叶子发绿且不带卷的大抵为甜的，叶子浅绿而又自带卷的，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苦苦菜。

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，对黄花杆的叶子根本不感兴趣，心思都在茎秆上。尤其是放学回家的路上，都要在半道磨蹭一阵，到渠边和地头，找黄花杆吃。黄花杆两头一掐，只剩茎秆，空心，透明，甜嫩，放进嘴里，一嚼“咯吱、咯吱”脆响，一人手里捏着一把黄花杆，一



南荷北佛

夏天的记忆

李文臣

夏意渐浓，树郁郁葱葱的，仿佛都在全力向上。不经意间飘过鼻尖的味觉，常唤起朦胧的碎片记忆。

从公园里走出来。“你好。”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孩，在街边跟我打招呼，“请您品尝，我们师傅亲手做的蛋糕。”原来是烘焙学校的学生，她的笑容里有一种期待。“大哥，你可以买一些我们的产品。”她旁边的男生这样称呼着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虽然我孩子的岁数跟他们差不多。我想我应该多买一点，因为他们的举动在我心中激起了涟漪，久久不散。

我的学生时代，男女生相携同行的几乎没有。星期天，我常独步街头，看女孩子们目视前方，挺胸阔步往前走。那天，路边一个女孩儿叫我，让我帮她卖一会儿雪糕，她要去不远处进货。天气比较热，卖雪糕的人挺多，等她回来时，箱子里的雪糕被人买光了。看她回来了，我想走。她说，不如以后我们一起卖雪糕吧。她说，她是卫校的学生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这么好的买卖错过了可惜。于是，我答应了她。看她的穿着，就知道家里不富裕。

“雪糕，五分钱一根。”她叫卖的时候，我会暗中偷看，她有着精致的脸庞，略微上挑的眼睛和一弯如月的秀眉。此后，我每个星期不来帮她。那年月，学校不许谈恋爱，我也不敢去她的学校找她，一起卖雪糕已经是非常行为。我想，万一被学校老师发现，我就说是我在助人为乐，学雷锋。不敢越雷池一步，所以，我们那时的男生女生始终保持距离。她说，父母身体都不好，卖雪糕是为了供弟弟上学。

我们从五月中旬一直卖到六月底，学校放假时，没看见她出来卖雪糕，找不着她，我便回家了。我本来不打算与她分钱，谁知，九月初开学，传达室的人递给我26元7角钱，还有一张纸条：“大哥，因为家里有事，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就回家了。今年我毕业了，分配到卫生院了，有时间来玩”。这时我才想起，我的学制是三年，我是四年，我怎么糊涂呢。

我毕业后，想到我分配工作的地方离她们县很远，便想见她一面，于是去了那个乡卫生院，那里人说她调到了县计生局了。我又返回县城里去找，正好是周五下午，去得晚了，已经下班。想问看门的老人她家在哪儿，老汉是刚来的，不认识，我只好离开。这是27年前的事。

重温那让我涩涩的心情，觉得美好，大概因为它是不可替代的，也正如此，它记忆里留下来。

街上人流如潮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至今还喜欢独步街头，漫无目的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。在我眼里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幸福的。我闭上眼睛，耳边传来车流声、音乐声，人们的笑声，还有一个女孩儿的叫卖声——“雪糕，五分钱一根”。

大运之河

寻味时光

艾贝保·热合曼

边走一边吃，心里可舒坦了。觉得嘴里渴了，就又一起趴到渠边，将黄花杆当吸管，有滋有味吸水喝。到了黄花杆上的花开败，就又变成一个个白色的蒲公英，掐了杆子放到嘴边一吹，仿佛一个个小小的降落伞，随风飘动，飞向远方。我们就经常比赛，看谁的降落伞飞得最远，得了第一名，第二天到学校就可以炫耀了。

其实，黄花杆最好的地方，是叶子。尤其是苦涩的那一种黄花杆，富含胡萝卜素、维生素C、钾、磷和铁等多种元素，清凉解毒、破瘀活血，看似普通，实则不凡。

而奶子草，是老百姓的一个俗称，其实就是野笋子。这种草也分两种，一种甜脆，一种味苦。之所以叫作“奶子草”，就是撒折之后分泌一种白色汁液，就取了这样一个形象的名字。和黄花杆一样，奶子草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茎秆和人的指头一般粗，高的长到近半米来长。它的叶子也比较长，同样带有锯齿，而且茎秆上有毛刺。奶子草老的时候，牛羊就不再问津了，我们也懒得再去拔。

所以，奶子草要趁着鲜嫩时多吃、快吃。

最喜欢吃奶子草的，一个是兔子，一个是山羊。小时候我养着一圈兔子，几乎每天早晚拔两次奶子草，上午的给兔子吃，黄昏的给山羊吃。奶子草扔到兔圈，几个兔子一下围成一个圈，两只长耳向后耷拉着，两只前爪凑在一起，抓一把草叶子送进口中，露出门牙咯吱咯吱吃着香甜、舒心。尤其是那只小白兔，两只红红的眼睛，一身状如白絮的绒毛，专心致志、津津有味的吃相，让人记忆犹新。而我家的奶山羊，每年都产一两只小羊羔，因为人和小山羊都需要奶吃，我就多拔一些奶子草，山羊奶子草吃多了，产奶量肯定就多了，我自然而然这样想。

不但牲畜爱吃奶子草，我们这些孩子也

太白湖畔

我是你的双臂

邱焱

曾经，一首《你是我的眼睛》深深敲击我的心弦，今天，“我是你的双臂”，一幅现实版的画面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傍晚，我在异地餐馆。起身结账，却被眼前情景所吸引：对面桌，正中摆着一大碗西红柿打卤面，一小盘肉皮冻，旁边放一瓶开盖啤酒。一对中年男女分坐两侧。男人夹一箸面条，轻吹，送入女人口中，待她咽下，又喂上几口啤酒。随后，用纸巾轻轻拭去女人额上的汗珠，再将纸巾折叠，擦去她唇边油渍。女人知足地望着男人，脸上泛起柔和的光晕，男人冲女人微微一笑。凝视这对甜蜜的神仙伴侣，我感慨万千。正欲转身离开，无意间瞥一眼那幸福的女人，蓦然发现，女人两只袖管竟是空荡荡的！原来，她是无臂女人，男人正一口一口给她喂饭。

我心中一惊，不由自主地走近二人的世界。女人说，她二十岁触了高压电，胳膊高位截肢，乳房也被切除。经人介绍，嫁给大自己二十岁卖糖葫芦的男人。婚后不久怀孕生子，没孩子前，男人每天早早下地耕种，回来忙饭，照顾她起居饮食，抽空清洗山楂，剔籽，串糖葫芦，晚上趁夜色去卖。孩子出生后，男人更是忙碌，夜里还要起床给孩子沏奶、喂奶，一宿睡不了几个小时觉，每天累得筋疲力尽。



暮春，已没有了早春的萌动与惊喜，也没有了仲春的争艳与热闹。好多花儿，已过了花期。该谢的，谢了，该败的，败了，该结果实的，果实已挂满了枝头。

此时的春天，已是成熟的春天。成熟，意味着某种惜别，犹如果实，终将离开养育自己的枝头。春天即将离去，惜春的人难免不舍。

这时节，楝子花正开，轻盈玲珑在暮春的暖风。空气弥漫着独有的芳香，一拨又一拨，丝丝缕缕无止境。

记不太清是那一年了，大概是母亲得病的前两年吧。暮春的傍晚，我和母亲到附近的田野散步，一边说笑着，一边慢走。暖软的风吹来，轻拂着母亲浓密的黑发，送来一阵阵不知名的花香。余晖照在母亲的脸上，那俊秀娴静面容更显圣洁慈爱。我不禁挽起母亲的手，依偎在母亲的臂膀里，在暮春的晚照下，尽享这自然而然的幸福。

正给母亲撒娇卖乖时，一棵不知名的小植物，一棵小树的树，扑入我的眼帘。它不是柳树，也不像槐树。我爱怜地看着小楝子树，轻抚着它的新叶。母亲说：“它长在这里，会被当成野草除掉。”我知道，植物没办法自己选择生长地，风和鸟儿把种子带到哪里，它就在哪里生根发芽。看着满怀希冀的小楝子树，我动了

爱吃，特别是甜杆奶子草，叶子鲜绿鲜绿，茎秆绿中泛白，生长到一筷子长、一指头粗的时候，最青嫩、也最可口。从底部撇了奶子草，掐头去尾，除去叶子，不慌不忙撕去外皮，一截一截塞进嘴里，脆生生，甜嫩嫩，不但生津止渴，也能让胃中有了点充饥物，何乐而不为。

有两件事至今难忘。一件是我们家自留地边就是一条毛渠，青草长势旺盛，其中就有奶子草，一片一片的，非常显眼，也很诱人。我舍不得去拔，心想着留到最需要的时候。却想不到被谁捷足先登，先于我拔去了不少，问谁谁不承认。我就怀疑是邻居家孩子黄头哈山所为，甚至偷偷摸溜到他家羊圈取证，却没有一点奶子草的痕迹，一无所获，扑了个空。但我的心里总是有一个疙瘩，好长时间不跟哈山说一句活，最后干脆气冲冲跑到我家地头，把剩下的奶子草一棵不留全都拔了。还有一件，是和几个伙伴在渠边拔奶子草，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“蛇”，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皮球一样“腾”地从地上弹起来，立马作鸟兽散。其中一个孩子慌不择路，要从渠上跳过去，不曾想一下子掉到水渠里，成了落汤鸡，爬又爬不上来，就声嘶力竭喊“救命”，幸亏地里干活的大人来帮忙，才免遭一场意外。

榆钱子在春天生长，先是榆树枝条上盛开一个个纽扣般大小的紫色花蕊，随后榆钱蓬勃而出，一簇簇，一串串，不几日满树皆是鲜绿繁茂的榆钱子，就像钱币一样，充满了春天的诱惑。早先我们家在芦草沟杨家庄子住的时候，渠边全是高大的榆树，枝繁叶茂，树冠若伞，春天爬上去摘榆钱子，夏天上树捋树叶子，榆钱子我们享用，树叶子给羊吃，两不耽误。

榆钱子可以生吃，也可以和面掺在一起蒸着吃，俗称“琼琼子”。孩子们一般喜欢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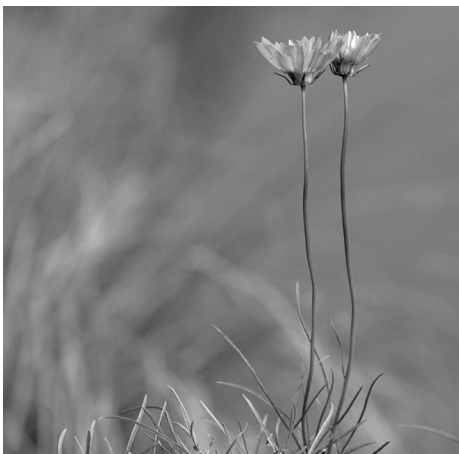


树生吃榆钱子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一个人骑在一棵树干上，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随手折过一根树枝，或摘一把吃一口，或干脆把嘴凑上去，直接从树枝上一口一口吃榆钱子。等过了嘴瘾，这才顺手拿过事先带上的小筐，一把一把揪了榆钱子，看着筐里差不多够全家吃了一顿了，这才心满意足下到地面上，帮着大人清理干净，蒸琼琼子吃。打上糊糊，就上咸菜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琼琼子，也算是改善了一次贫瘠乏味的家庭生活。

沙枣树耐旱，以前我们村上有很多，尤其是大涝坝一带，有好几棵必须抬头才能望到顶的沙枣树。那树干深褐色，粗粝干燥，枝条有尖刺，不小心就会划伤人。它有着银灰色的小叶子，开微小 的黄花，而一旦开花，香气四溢，芳馨无比，简直就是满树尽披黄金甲，随风飘拂四野香。这是姑娘的最爱，让男孩折一束带回家，插在水瓶里，放在窗台上，芬芳弥漫，回味无穷。

沙枣树结沙枣，有黄也有黑，南疆产黄色沙枣，指头蛋子大小，外黄里白，有点甜，也有点绵，而且有一种香味，晾晒透了，算作干果的一种。北疆沙枣多为黑色果实，椭圆形，稍显小；先是青绿，后而转黑，青时涩，黑则甜美，一串一串细小葡萄似的吊在树枝上，不要说吃了，看着都太诱人。而树刺再多，也推不倒我们这些属猴子的调皮机灵鬼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三下五除二爬到树上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直到把嘴吃成一个黑圈，树下吐了不少枣核，这才懒洋洋、慢腾腾下树回家。当然，每个人口袋都不会空着，要么带回家给人尝个鲜，要么悄悄抓一把送给心仪的女生，那就心里更美了，晚上做梦都乐呵呵的。

■本版摄影 毛毛



不知何时，饭店静悄悄的，有音乐声缓缓流淌：“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；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；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。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，就在我面前……”

男人牵不住女人的手，却搂住女人的腰，“没有手臂，我就是你的手臂。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！”

瞬间，泪水淹没我的双眼。男人给予女人的爱，没有花前月下，也没有海誓山盟，有的只是平淡中的相守与风雨中的陪伴。没有水，他就是她的水，没有粮食，他就是她的粮食。女人何其不幸，豆蔻年华遭遇命运之锤重击；但她又何尝不是庆幸，有一天使守护她的生命。许久许久了，我拒绝相信爱情。但，此刻，我对自己的心说，相信爱，相信永远。

东山小鲁

楝子花香

冯华云

惻隐之心，问母亲：“可以把它移到我们家院子里吗？”母亲微笑着应允了。

那天傍晚，我和母亲一起，在母亲后院的西北角，种下这棵小山的楝子树。

母亲的后院，是热闹的。有母亲几年前种的白杨树，已长得很高。有春天伸着新绿吐着嫩芽的香椿，有春夏长、秋天收获的咖啡豆，有初夏里串串白花披满绿色枝头的槐树，还有几只羽毛油亮的、活泼的小土鸡，乖乖可爱的灰色、白色、黑色的小兔子，还有母亲特别宠爱的名叫雪雪的小花猫的暖窝。那时我就奇怪，母亲后院的小鸡、小兔、花猫，是怎么和睦相处的？现在想来，花猫雪雪是能听懂母亲的话，知道小鸡、小兔是自家的，绝不能充当自己的美食。

幸福的日子，总是过得很快。几年里，小楝子树已享享玉立，如伞的树冠郁郁葱葱。如梭的岁月里，一切都在悄悄变化。雪雪已做了几窝小奶猫的妈妈，小土鸡们也成了缓慢肥硕的老母鸡；长大长壮的兔子，早已全部送入，后院也没有了咖啡豆的芳香。1989年5月初，母亲也因脑溢血偏瘫，再也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……那年，楝子树的繁花正静悄悄地盛开。突然间，我就失去了母亲的庇护，转眠成了呵护母亲的老人。照顾母亲，成了我和父亲每天必须的工作。

是年，我刚刚而立，繁琐的家务自然难不住我，可我的心阴阴晴晴，再也没有欢乐。每每看见母亲失去光泽的脸庞，一夜之间花白了头发，修长的身躯蜷缩在轮椅里，再也不听指挥的左半身，我的心就泛起一阵又一阵的酸楚与疼痛，整颗心就像在母亲的最暗处。父亲更苍老无助，眼神焦虑，不知所措。我猛

泉之林

常胜的将军

王崇印

小满，麦穗开始灌浆，庄稼人的希望也开始饱满。家家户户早已按捺不住走进工具房，如数家珍般把木叉、木锨、簸箕、镰刀这些麦收工具一件件收拾出来，擦拭清扫，检修打磨。最重要的，当是“磨刀霍霍”了！

没有收割机之前，镰刀是最重要的收获工具了，锋利与否直接关系到抢种，庄稼人自然不敢怠慢。割麦子的镰刀是专用的，万万不可用来割草削苗。每年麦收毕，战功赫赫的镰刀会第一时间冲洗干净，用蘸了油的布擦拭明亮，挂在风吹不着、日晒不到的里屋墙上，宛若凯旋而归的常胜将军，享受着农人的由衷崇敬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下年的小满时节，休整了一年的镰刀被虔诚地请出，在麦地里耀武扬威，所向披靡，收获庄稼人的希望。

磨镰石也是专用的，只有磨镰刀的时候才可以使用。至少在爷爷看来是这样的！所以磨镰石用完要包起来，还可以放入工具箱，与爷爷的木工工具同等珍贵。而压水井旁边的那块磨石，就没有这般礼遇了，经年风吹日晒、脚踩腕坐，只能做菜刀、铁锅杂七杂八的琐碎磨石。

清扫完大大小小的麦囤，奶奶就迈着重颤巍巍的小脚，小心翼翼地摘下镰刀，轻抚镰刀柄，一把把地吹去尘屑，仿佛窃窃私语，嘱托即将远行的儿女。

“磨镰吧——”

接过镰刀，爷爷用大拇指轻轻地刮试刀刃，嘴角微微一翘，侧对着室外的光线瞄了又瞄，花白的胡子也得意地颤扬。“滋——”呷完最后一口烧酒，爷爷慢悠悠地搬出工具箱，把用旧棉布包着的磨镰石小心翼翼地拿出来，眯上一只眼睛，就像打量他正在雕刻的如意花纹一样，琢磨下一步如何下刀。又用手指沾沾酒盅，趁着烧酒的余香，弹敲抚摸，找寻最合适的砂面。同样是休整了一年的磨镰石，又一次走上上任，承接一年的光荣使命。

“嚓嚓——”镰刀在磨镰石上纵横，“霍霍——”地飞向那麦浪滚滚的田野。

流年

泊在李楼的青春

魏国臣 彭高峰

四十多年前的1976、1977、1978年，我们二十七名知青分三批高、初中应届毕业生，相继来到嘉祥县城关公社李楼大队下乡插队落户。我们胸带红花，肩背绿色军包，带着脸盆、牙具、蚊帐等简单生活用品，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出发了。

知青组的住地在李楼村西头，两排红瓦房，西边是一间厨房，北边是鸡窝、猪圈，最南边是一块菜地，院外有大队部、小学、初中、六队打麦场和二队弹棉花机房。粉红的桃花，洁白的李子花和五彩缤纷的无名小花，塞满了我们的墙里墙外，塞满了我们青春的梦想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好像还是昨天，我们刻骨铭心地守望着。我们守望什么——在这里，我们立下誓言，扎根农村干革命，风吹浪打志不移。在这里，我们死去活来地爱过、惊天动地地哭过、拳脚相加地打过。但是，在这里我们因贫下中农打成一片，学农活、学剪果树、学锄地、学染布，学会了做饭，学会了做事，学会了做人。从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挑担，我们锻炼得个个身强力壮，像棒小伙、铁姑娘一样。知青生活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锤炼了我们的思想，从幼稚逐渐成熟。

尽管时间的小河已流得很远、很远，但我们仍然用我们的青春守望着。

我们守望着——招工返城后，我们分别奋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但我们始终在相互牵挂着，守望着那片养育过我们的贫瘠的土地和那片片片桃园、李子园。每天我们两和社员一齐下地，一起锄杂草、割麦子、掰玉米、收地瓜、摘桃子李子，共同收获劳动给我们带来的艰辛和喜悦，共同享受着粮食丰收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。农闲或刮风下雨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，我们有自己的乐队，拉起了二胡、板胡，吹起笛子，我们唱歌、唱戏，我们跳舞，我们到社员家串门，感受着家的温暖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守望着疼我们爱我们的贫下中农、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。他们没有因我们的无知而抛弃和嫌弃，反而把我们当成有知识有文化从城里来的自己的亲人。像尚民、百柱、自汉老兄，还有许多好兄弟好姐妹，他们只要家里有好吃的或家里来了重要客人，都拉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，去喝酒，坐在草窝里，点上煤油灯，我们享受美味佳肴，喝着瓜干酒，抽着普藤、向阳烟，让我们回味无穷。要知道，那时的农村一年吃不了几回肉。

我们守望着从那里开始的青春和亲如手足的情感，那群活蹦乱跳的青春都交融在一起的地方。

岁月如织，斗转星移。李楼村拆迁了，知青组没了，那刻着我们青春梦幻的红瓦房没了，还有那个鸡窝和十二只鸡。在我们没有肉、没有油，吃瓜干窝头的时候，临回城都没打那几只鸡的主意，只是回城的前几天，晚上没事事给鸡们堵门，它们就任性地早出晚归了。

拆迁后，我们特意去李楼村，在高楼大厦中间寻觅原址上的一草一木，寻觅知青组的红瓦房，寻觅我们的片片记忆，寻觅那里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，寻觅那里红红的桃花和洁白的李子花。

物似人非。都走了。高楼大厦林立那里。我们终于找到了唯一的地标——老槐树，那是第五生产队敲钟派活的一棵百年老槐树。

老槐树依然伫立在马路正中央，身上挂着条条红布带，树下放着一个香炉，炉下堆积着厚厚的香灰，炉里几柱香还飘着缕缕青烟。那是李楼村的乡亲们祈福，老槐树像一位饱经苍桑的老人巍然屹立在那里思索着、回忆着、祈祷着、守望着，像在欢迎我们知青战友，重回故里，共叙友情。

它在守望着他的村庄，守望着他的族人，守望着那里的桃花、李子花，守望着那群从城里来的少男少女们。

守望是什么？

那是我们有时时间在天上编织的美丽的黑白相间的花结，那是我们用青春在额头上耕耘的道道清冽的小河。

守望着——守望着李楼村，守望着知青组，守望着天真无邪、敢爱、敢恨、亲如兄弟姐妹的知青战友们，守望着那个叫我们梦牵魂绕、激情澎湃的年代，守望着那个纯洁率直、无怨无悔的青春。

我们现在已到了暮年，儿孙满堂，该享清福了。让我们珍惜生活，珍惜感情，珍惜友谊。让我们祝愿更多的人更加努力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。

